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三

武寍學生張汝霖

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桉如毛說則如手與齊首句法一類如鄭說則如手與如組如舞句法一類義得兩存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

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倡余和女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正義釋經曰毛以爲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于地必待風其吹女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正義釋箋曰箋以叔伯長幼之

稱予女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群臣相謂也箋又自明巳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桉此章序云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明君臣倡和之義乖故君臣交刺矣但君不能制臣君之過小臣不知率君臣之罪大故責臣之意多耳且箋以風喻號令明以蘀喻羣臣既以蘀喻羣臣則所謂風其吹女者女臣也而倡予和女之

女又爲羣臣相女不如毛說之安

予嘗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音問我以恩責其忘已音義曰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桉嗣韓詩作詒蓋古通詒耳非異字也嗣古文台虞書舜讓于德弗嗣古文尚書作台史記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說文台悅也金縢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正義曰鄭訓爲悅

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以爲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貽卽詒字怡卽台字尚書弗嗣太史公解爲不怡作詩貽王與康成解爲怡悅之怡孔安國解爲詒贈之詒知此嗣音之嗣韓詩作詒者實古文通耳鄭箋云嗣續也而下云女曾不傳音問我卻取韓詩傳寄之訓與嗣續之義全無關涉不知何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促亂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

按王風揚之水章正義曰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為興孔氏以鄭風之傳斷王風之傳今還以王風之義斷鄭風之義覺鄭說較妥于毛王風揚之水不

流束楚下卽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不流束楚不與我戍甫二語明是一例不得前句爲反言後句爲正言也或曰束楚幾何而激揚之水反不能流之乎曰此亦猶政原易行于臣下而不能行耳故以爲興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傳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所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傳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

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傳
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
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
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絶故言且留樂我員此
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
忍斥之綦綦文也

校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者男女相棄之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者民人思保其室家之謂也毛黃當謂出其鄭國之東門見有被棄之女如雲之多雖則衆多而我之思念不存乎相救急我自有我之家室縞衣綦巾男女相得亦願樂我之室家云耳救藥之心亡相棄之風甚矣毛傳大意與鄭箋不甚相遠但毛以如雲爲喻衆多鄭以爲喻無定毛以縞衣綦巾爲男女二人鄭以爲巫指女人爲異

并正義謂毛以為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惟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似失毛旨又按此及敝笱兩處如雲並如荼如水如兩鄭氏皆與毛立異至韓奕之祁祁如雲雖鄭氏亦不能不從毛說知毛義為確矣

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如彼都

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釋傳曰釋
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
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
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
文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正義釋箋曰以爾雅
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
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二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
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

按禮記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詩闕闍連文爾雅所云闍謂之臺明卽城上之臺矣孔氏訓詩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殊未憭臺門之制耳中華古今注云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爲臺故亦曰臺門是也鄭氏不得其說轉闍爲都不于本文立訓而轉以求之夫轉則豈有窮極耶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

與笑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貌故湯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爲勇壯也

校鬈之與權巳從音轉權之與拳又從音轉以此釋經不愈求而愈遠耶說文鬈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鬈以鬈爲髮好是鬈固有好義矣毛直以爲好貌不以爲髮好者本髮好之訓以渾稱其好如明爲目明言明者不必專美其目聰爲耳聰言聽

者不必定指其耳則鬈[illegible]爲髮好可不專言其髮
矣髦士攸宜傳髦俊也爾雅釋言云髦選也髦俊
也疏云毛中之長曰髦士之俊選者是也說文髦
髮也爾雅釋詁嗟咨𩯭也皆同此例也又校勘箋
之權當作攉七拳古今字耳若作權正義不得引
無拳無勇之拳以証權字矣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也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
之易制者正義釋傳曰孔叢子云衞人釣于河得鰥

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半豚則吞矣是鰥爲大魚也正義釋箋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鰥鯤字異葢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畜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璣疏云魴今伊

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蔚亦不能制不當以敝敗為喻且魴鰥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也

校說文魚部鰥下云从魚眔聲李陽冰曰當从魚眔省聲弟部罤下云周人謂兄弟曰罤从眔臣鉉等曰眔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省作晜爾雅云

罤兄也是也又作昆詩謂他人昆傳昆兄也是也集韻昆本作罤說文日部昆下云同也徐鍇曰日日比之是同也亦取親比之義故鰥鯤通也魯語爾雅皆以鯤為魚子而孔叢以為大魚車又列子云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皆以鯤為大魚此蓋如古今注云鯨魚雌者名鯢長千里而莊子云灌瀆守鯢鮒注云鯢鮒皆小魚也

同名鯢而大小異急就篇注鰕今海鰕可爲鮓鯆及俗所呼鰕米又水中小鰕皆是也而爾雅云鯢大者謂之鰕注大者長八九尺同名鰕而大小異也但此詩之鰥毛公以魴鰥連文魴是大魚非魚子之類明鰥亦大魚毛雖以鰥爲大亦不過與魴相類必不如孔叢及列莊所說之鯤也鄭氏亦以魴鰥連文鰥爲魚子是小魚明魴亦小魚之易制者耳毛謂二魚皆大鄭謂二魚皆小然愚揣詩意

當以魴爲大魚喻齊子鰥爲小魚喻其從斂笱不能制大小之魚喻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及其從者非必魴鰥二者大則均大小則均小也亦非必魴鰥二者專與齊子一人也或曰鰥有大小二義切詩人必指小者何也諸說鰥大者廣或千里大或盈車非特敝笱不能制即強笱亦無如何矣詩刺莊公必不以廣長千里之魚責敝笱以制之也或曰正義明云魴是小魚之易制者子必以爲大魚

何也曰魴郭注江東呼魴魚爲鯿魚鯿魚今江湖
中處處有之大者或七八斤雖非絕大之魚然較
諸鰥魚予則固大之甚矣孔氏引李巡說曰鰥鯤
字異蓋古文通用是知鰥鯤通矣後又云魴鯤非
極大之魚與鰥不類前後自相矛盾又漢志無孔
撒于正義不當引爲毛証且孔叢之書多不足信
舞則選兮傳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等倫最上
貫者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

于樂節也

桜山游經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是選與萬古文本通選既爲萬萬即是舞正義謂選之爲齊其訓未聞夫古訓之不聞於今者豈特一言一句之間哉孔鄭之所以不信毛者半皆未聞其訓之故也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爲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于此憂之何乎正義釋經

曰毛以爲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何其爲乎

校經云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謂我已下俱作不知我者之詞義甚順適若于彼人是哉一句中分彼人爲詩人指不知我者之詞是哉爲彼人是其君之詞語氣割裂矣

河

河水清且漣猗傳風行水文曰漣釋漣正義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

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涏也漣瀾雖異而義同

椄烝涉波矣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釋文云波漣音連一本作瀾爾雅釋文作瀾云瀾郭力旦反又力安反瀾音爲閑漣音爲連字異而音亦別矣考說文水部瀾下云大波爲瀾从水闌聲漣下云瀾或从連據此則瀾漣本一字徐鼎臣于說文漣下云今俗音力延反著之爲俗音明二字本

同不當區別故也陸氏于瀾云力安反于漣云音
連不知二字音實同也
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也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
前章正義釋傳曰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
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
謂常思禮樂無使越于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
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于荒淫則可憂也正義釋箋
曰箋以上句言無已太康已是禮樂自居復言職思

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君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君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至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隣國故其憂爲隣國侵伐之變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桉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詩固欲其行樂但戒以好樂無荒耳所謂以禮自虞樂也不宜舉敵

國外患之事以悚惶之豈有琴瑟導歎反奏哀絃之曲笙簧寫樂復爲幽怨之音用意實解而益之展業者乎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乜取也釋文愉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

校愉古通偷周禮大司徒云以俗教民則民不愉注愉音偷然文作愉者可爲偷薄之訓文作偷者恐不可爲愉樂之訓鄭箋云愉讀曰偷是愉樂之

愉與偷取之愉巳分爲二而不得徑訓愉爲取毛
傳云愉樂鄭須改其讀而訓爲偷取斯爲好與毛
異矣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
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
正義釋傳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刺繡黼文
以假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
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正義釋

箋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

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〻爲
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
昏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
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
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氷注云
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
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
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

絲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稱爲刺名傳言繡黹者謂于繒之上黹刺以爲黹非訓繡爲黹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黹文以假領是取毛繡黹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

校虞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衣用畫裳用繡是黹刺之總稱爾雅云黹紩也鄭注司服云黹紩絺繡爲黹是也上列宗彝藻火粉米六章下據以絺繡明黼亦繡矣然

則謂五色裳爲繡不得更爲黼稱黼黼不得同處者非也若破繡爲綃謂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則繡是五色黼是白黑二色何以又云刺爲繡文也鄭氏能改各處之繡爲綃必不能改益稷謨絺繡之繡爲綃此可以見其短矣孔氏于書益稷謨解藻火引考工記謂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眞是孔氏固未嘗信考工記也而于此反引以斷鄭意而折毛說抑又何哉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月
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
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
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
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三星在隅
傳隅東南隅也箋云在隅謂四月之末三星在戶傳
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
中

按毛鄭之前者事各主一說前已著辨茲謹錄其
異同而不贅說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
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首陽山之上信有
苓矣然而采之者未必于此山然而人信之者喻事
有似是而非正義曰毛以爲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
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
之人也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于首陽之

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今采采之者未必于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與天下之事亦有似是而實非者

按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鄭志答張逸問云篇義云好聽讒當與似是而非者故易此意此鄭氏自云當如是耳其實毛傳朱傳皆失序義幽辟無復非讒言之尤乎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四

武寧學生張汝霖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傳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

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違泝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泝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泝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泝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椒序云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毛公自守序義其傳意以伊人爲雜是得人之道以水一方爲喻禮樂說具詳于正義但此詩興意極窈

嘗難會至鄭氏以伊人爲能用禮樂之賢人補傳意之未顯者其說遂暢後之儒者轇轕紛紜多棄傳意然沈潛諷誦覺毛傳極有思致溯洄溯游勞乎道岸艱予喟然一歎一則曰如有所立再則曰從之末由宛在中央道阻且長其斯之謂與其斯之謂與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也此棘若不

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
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
按此詩爲哀悼三良而作壽終得所之興爲切當
時事言交交之黃鳥尚止于棘而得所今誰從穆
公而死者乎我子車氏之奄也深傷之言人命不
如黃鳥也若推本于臣子事君之理則經第云交
交黃鳥止于棘何嘗有不安則移之意耶鄭之此
說是推而得之非詩之本意孔氏序禮記正義曰

畫蛇之說則詞擅乎縱橫鄭氏其好爲縱橫者耶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與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正義釋經以毛以爲

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願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與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爲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怨也發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

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

按此與唐風無衣章語意略同義亦可見且豈曰已下詩氣一直貫串如鄭說則分作兩橛矣但此等處雖從鄭亦無傷義理若同仇之仇則從毛爲妥君子好仇鄭氏謂和好衆妾之怨者公侯好仇鄭氏謂和好諸侯之怨者已屬好爲立異至此詩之同仇與偕作偕行一例明同仇是仇匹而膠守已說何耶

與予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汙垢正義釋
傳曰衣服之暖于身猶甘雨之潤于物故言與予同
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
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襗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
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校經傳者作澤箋作襗釋文云澤如字說文作襗
正義亦引說文襗然考之說文衣部襗與水部澤
兩不相及襗字下並未嘗引詩無由斷說文之襗

即詩之澤也竊意鄭箋自作澤字後人因褻衣之訓與說文及論語注之襗相合遂改爲襗而顯與經傳立異蓋鄭箋凡改字者皆云某當作某某讀爲某某某字誤此更不言知鄭固未嘗改字矣且疑毛傳潤澤之訓亦指近體之衣非即指袍裳也何者衣既近體脂汗所沾亦有潤澤之意即不破澤爲襗亦得爲褻衣毛傳常有釋其義而不云物名者如毳衣如璊傳璊赬也而不言爲玉貽我握

椒傳椒芬香也而不言爲木類是也然則此亦但釋蘞衣有潤澤之義而不言爲蘞衣耳非與鄭有異也

子之湯兮傳子大夫也箋云子者斥幽公也

椒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毛以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故以爲斥邵公鄭說較妥于毛

若夫擊鼓宛邱無冬無夏値羽値翿身爲舞人其近于大夫遊蕩之習者多經言大夫而序主刺幽公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毛說亦爲可主

越以鬷邁傳鬷數也箋云鬷總也正義釋傳曰鬷謂麻縷每數一升用絲紀之故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正義釋箋曰商頌稱鬷假無言謂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總

按鬷係麻縷之數與聘禮所云十筥爲稯十稯爲秅之稯說文所云稯布八十縷之稯音俱相近毛以爲麻縷之數當是古義如此若商頌鬷假之鬷傳亦以爲鬷揔是毛固非不知鬷之可訓爲總者而于此傳自云鬷數明義當如此而不可據商頌之鬷以解此詩之鬷矣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于食也泌水之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釋文云

以樂本又作濼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梭經傳作樂飢鄭箋作濼飢並不言樂當爲濼後人遂有因鄭箋而改經者故唐石經亦作濼飢又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云豈非療飢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于規行李善注云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元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濼飢濼音義與療同郭有道碑云棲遲泌邱李善注云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太平

御覽五十八亦引作可以療飢既因樂改濼又因濼改療而辨之不亂者蓋鮮矣不知毛傳樂飢之訓自不可易即郭碑文義亦以此爲樂飢安遣之意故云潛隱衡門又云棲遲泌郵至王元長策秀才文所云療飢推衍步之意并非引詩而李善注引毛詩作樂飢引鄭說濼飢玉注郭碑又引作療飢紛紜錯出歧多之患不至于亡羊不止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

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
春之月
椄毛鄭本各異說但毛傳明云男女失時不逮秋
冬而孔氏正義云毛以爲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
似失毛旨
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
君乘馬駒君乘駒變易車駒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
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正義曰皐皐者

華說大夫出使經云乘我乘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賈逵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並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釋文云乘駒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桉皇皇者華云我馬維駒釋文云維駒音俱本亦作駒据株林篇釋文知株林及皇皇者華並當作驕其作駒者由後之不知古音者誤駒與株韻因

改之說文馬部驕下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又駒下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其驕高六尺與傳之六尺以下曰駒者同駒僅二歲不得高六尺明詩之駒當爲驕正義並作駒蓋未辨其誤矣陸氏于株林釋文從沈作乘驕于皇皇者華云本亦作驕是所見本固有作驕者矣而大字正文反作駒何遊移無定耶又按箋云變易車服以至株林蓋申傳大夫乘驕之說謂靈公

攺易大夫之車乘以徐耳而王肅詩傳之大夫指
孔寧儀行父不知詩序但云刺靈公未嘗及大夫
王肅好難鄭故並鄭之申毛者而亦駁之惜哉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正義釋
經曰荷之莖極美好又釋傳曰釋草云荷芙蕖其莖
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
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
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

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蕖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又釋箋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

校經云有蒲與荷正義謂荷之葉極美好是謂荷葉卽名荷矣爾雅云其葉蕸者此一句是後人所

加也釋文云蕸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並闕讀說文草部菡蔄也蔄菡蔄芙蓉華未發爲菡蔄已發爲芙蓉蓮芙蕖之實也茄芙蕖莖荷夫蕖葉蔤芙蕖本藕芙蕖根說文亦無所謂其葉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亦無所謂其葉蕸也初學記亦云其葉荷知此句必爲

後人所加矣辨芙蕖葉之爲荷即知有蕭與荷之訓宜從毛矣孔氏述毛謂以荷之葉極美好與有美一人之美好夫荷之爲葉亭亭圓蓋點綴長陂蕭草澤蘭互相掩映則誠愛好矣鄭以荷爲芙蕖莖無論莖居葉下無能自著其美即以莖論之榦小而多刺亦無所謂佼好孔氏謂鄭欲以茄爲喻亦以荷是大名故言荷然則何不直從毛訓而不云荷之莖耶

有蒲與蕑傳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正
義釋箋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
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
也

按經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則蒲生于澤蕑生于
陂可也溱洧之秉蕑亦其徵也且蘭類亦自有一
種名澤蘭者不必是陸草非澤中之物也至謂不
宜別據他草又不然矣彼汾之詩言采英采蕢亦

及采桑晨風之詩言苞櫟苞棣亦及六駮未嘗不別據他物也又蓮是實菡萏是華詩之言草木有先實而後榮者如天桃秋杕杜皆華落而實然後榮生故先言實後言葉未有先言實後言華者桃夭先言華後言實黍離先言苗後言穗後言實萇楚先言枝後言華後言實明此不得先言實後言華矣即明此菡之不宜改為蓮矣

庶見素冠兮傳素冠練冠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

冠素紕正義釋傳曰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
白是謂〻之素爲實是祥而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
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
也正義釋箋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
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
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
其近乃思其違及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
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朞既釋服三年之喪纔行

其卒違禮甚矣何止于刺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按鄭氏謂詩人刺時人不能行三年不宜先思其近後思其遠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此論甚確至謂不能三年止是三年少月則此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短喪之失漸及後世雖聖門之士且有舉以爲問者詩人先孔子數百年而發之詞旨悲慨曰與子同歸曰我心蘊結可謂賢者矣

聊與子同歸傳屢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欲之
其家觀其居處
校詩人原歸之語情辭幽怨固不必拘已家其意
而後見其憂世之苦也且毛傳亦但言同歸無主
知其嘗與鄭氏異義而孔氏謂毛云共歸已家鄭
云欲歸其家爲異其凡箋傳中有與明立異者有未
甚直異而正義穿鑿之者有并未立異而正義强
別之者讀者宜體會之也

不濡其翼傳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

案此句傳義較遜于箋從箋爲便然毛鄭之是非終不爭此等處也

其弁伊騏傳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孔注云青黑曰騏孔安國傳云騏文鹿

予皮弁不被騏字爲玉璂者以士之皮弁無璂飾止
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
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騏弁使士服之此言
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
按鄭中有麻正義曰毛詩書籍猶多或有所据是
孔氏已不敢輕議毛氏矣且毛氏生于周末師事
荀卿所見所聞猶有周初遺法此詩騏弁毛以爲
騏文皮弁與書之騏弁合孔安國書傳亦以爲騏

文鹿子皮弁則其綼同也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云云以其等儀差各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然則諸侯皮弁雖飾以璂其質仍不妨如騏固不必引弁師玉璂之文改騏爲璂亦不得謂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騏文也古者衣冠之制未必後世具存必以禮無騏色之弁遂并顧命之騏弁指爲新王卽位特設之服詩之騏弁指爲騏當作璂不信詩書而獨据周禮不依毛孔駮而獨守康

成竊爲孔氏[illegible]不解也

浸彼苞稂傳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

校爾雅釋草云稂童粱說文作蓈禾粟之秀而不實者蕫蓈又詩云不稂不莠皆此物也而鄭氏云當作涼乙草蕭蓍之屬正義曰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是孔氏已不敢左袒鄭氏矣至謂蕭蓍皆野草此不宜獨言禾中之草則蔦者藤屬

不與蕭艾類而采葛采蕭采艾爲一篇李者木屬
不與麻麥類有麻有麥有李爲一篇詩人同連綴
之矣何用曲說耶